

紀念叢刊

革命政府成立紀念日

本社編



民國團體週刊出版社

74

革命

丙種叢刊第七種

紀念叢刊第一輯之四
革命政府成立紀念日
本社輯

翻印必究

每冊實價國幣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發行者	社長	副社長	總幹事	編輯主任	發行主任	總經理
民團週刊社	馮璜	林中奇	錢實甫	亢真化	蔣卉	民團週刊社

社址：廣西、南寧、西鄉、塘廣、西民、團幹、部學
中華民國廿七年六月廿五日
初版二千冊
出版總字第六七號

革命政府紀念日

紀念叢刊第一輯之四

——民國十年五月五日——

目次

1. 革命政府的史略
2. 紀念「五五」節的意義
3. 紀念的儀式

一 革命政府的史略

民國五年六月六日袁世凱死後，帝制運動即已告一段落，大總統則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照舊約法的和民二十月國會制定的大總統選舉法的規定，黎氏繼袁世凱的任期應到七年十月為止，而被袁氏解散的國會則應到五年四月八日

卽已滿三年的期限。若照袁氏擊造的新約法和三年的大總統選舉法的規定，則黎氏代行大總統的期限祇有三天便須改選。前者是南方軍政府的主張，並堅持須恢復原來國會，以抵制自動改組內閣的段祺瑞。後者是段祺瑞的主張，他對黎氏的繼任雖無問題，却很想把國會一筆勾消，免得事事要受限制。因此，六月七日到二十五日之中，兩方面都非常堅持，其焦點完全是集中在「法」的問題，所以稱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戰爭，爲「護法之役」。

二十五日李鼎新受中華革命黨之命，宣布海軍獨立，聲言非恢復民元約法及國會開會，對北京政府概不受命。段祺瑞受此威脅，才在二十九日承認民元三月十一日的約法及二年十月五日宣布的大總統選舉法爲有效，同時並宣布國會定於八月一日繼續開會。這個問題既已解決，黎氏乃於同日正式任命段祺瑞爲國務總理，三月十日正式發表閣員。軍務院亦於七月十四日正式撤銷。

國會恢復後，本黨勢力仍然很大，因惹起段祺瑞絕大的反感，不惜用種種方法摧殘壓迫。其時國會的重大事件，是制憲問題，關於省制和兩院制兩點，本黨和爲段氏爪牙的研究系，爭持最烈。從九月十五日起，兩方面即已發生衝突，十二月八日更發生鬭毆。研究系議員在道理上失敗，竟訴之於所謂「督軍團」，引起武人干憲的醜劇。同時段祺瑞過信徐樹錚，而徐又非常跋扈凌人，往往挾勢不把大總統放在眼下，並嗾使二十二省軍民長官發出忠告總統信任總理的聯電，愈顯得府院間的不能協調。六年一月九日，徐樹錚和張勳倪嗣沖等，又在徐州開所謂省區聯合會，正式謀對付總統和國會的辦法了。

段派除了先做這些陰謀的勾當之外，最後的破裂則是由於「對德宣戰案」爆發的。二月九日即已對德提出抗議，三月十四日又已正式和德絕交，到五月七日再正式提出對德宣戰案於國會。本黨不主參戰，段氏深恐不能通過，乃於

十日喉使所謂公民團，包圍國會，毆辱議員。加以憲法的二讀會又正在進行之中，而研究系着着失敗，更觸段氏所忌。卒由段氏用種種手段，強迫兩院多數通過，十四日正式宣佈對德絕交。而國內主參戰的，除段氏一人以外，祇有梁啟超一人。反對者除本黨外，副總統馮國璋（十月補選）也於四月八日在南京致電反對。段氏爲壓制反對者計，於四月二十五日召集各省督軍開會，藉以壓迫國會，八日即開會強制通過對德參戰案。十日，更喉使公民請願團三千人，由陸軍部人員指揮，包圍衆議院，毆辱議員，並聲言非通過決不解散。國會中多數不直段氏的卑鄙行爲，而閣員也紛紛辭職，祇剩段氏一人；乃於十九日議決內閣祇剩段氏，重大外交事項須改組後再議。督軍團於此，知難挽回，而黎總統又袒護國會，乃相繼出京。五月二十三日，黎總統以國務員伍廷芳副署的命令，免段祺瑞職。

段祺瑞被免職之後，他的黨羽當然要爲他報復，於是廿九日，卽首由皖省長倪嗣沖通電宣告脫離中央，奉張作霖、魯張懷芝、閩李厚基、豫趙倜、浙張德善、陝陳樹藩、直曹錕各督軍又相繼宣告獨立。張勳更進一步、用十三省區聯合會的名義，電請黎總統退位。其它王士珍、馮國璋、李純、王占元等，却没有甚麼表示。黎總統爲督軍團所嚇，便請徐世昌、梁啓超任調解之責，都被拒絕。而段派的軍人，又擬在天津另組政府，舉徐世昌爲大元帥，不過因爲內部齟齬，還不及實現。黎氏在這種不得已的情形中，因爲張勳有出任調停之意，便祇好請他入京。不料張勳到天津後，堅持非先解散國會，不肯說項。黎氏無法，六月十三日竟用步軍統領江朝宗副署的命令，第二次解散國會。次日，張勳卽如約到京，而各叛督也相繼取銷獨立了。內閣空缺則由李經羲填補。

不過張勳的北上，他的陰謀却是在「復辟」的，所以一到京便和梁鼎芬、

王士珍、江朝宗、康有爲等秘議，並向黎氏說明有復辟的必要，請黎氏奉還大政。七月一日，張勳即假馮國璋、陸榮廷的名義，擁溥儀復辟，即日改爲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封官給爵，獨段祺瑞榜上無名。黎氏於此，祇得逃入日本使館，將總統大小印信，派人送給副總統馮國璋，教他討平。不過張勳的這種舉動，即是北洋派的軍閥們，也是反對的。北京附近即首由馮玉祥先生發動，段祺瑞則於五日在馬廠誓師，於十二日克復北京。張勳逃入荷蘭使館。

復辟醜劇的結束，得意的自然是段祺瑞和研究系了。他在誓師的次日，即說是奉命組閣，於是十四日抵京，十五日即赴國務院視事，十七日內閣組成。至於總統一位，黎氏已不願做，八月一日，才由副總統馮國璋繼任。這時段氏最切要的問題有兩個，一是對外的參戰問題，一是對內的國會改造問題，而以前者爲重，藉以制內。研究系的人物則對於改造國會一事，却非常熱心獻策，

其目的總不外是取得政治上的權利。總之，國會和憲法的破產，此時已經是暴露無餘了。

總理在督軍團干憲時，卽已電請黎總統「維持約法，以固民國基礎」。督軍團獨立時，南方各省亦紛紛聲討。國會解散令下，西南亦暫取獨立態度。復辟亂起，又紛紛出師討賊。其後國會問題不能解決，西南各省尤其忿怒異常。當時總理格外還給段氏一封長電，願他悔過自新。到了他有召集臨時參議院的消息傳出，總理已知他無可救藥，才率領海軍南下護法。

海軍的效順革命，是早有淵源的。第一次國會的恢復，卽得力於海軍的獨立。第二次國會解散，海軍總長程璧光已有辭職南下的意思，及得總理請黎元洪和國會議員南下的意旨，卽於總理抵粵（七月二十日）後兩天離滬，並發表護法宣言，八月五日駛入黃埔。國會議員由七月下旬起，也有一百五十餘

人，陸續到粵。八月十八日，總理召集各議員商討，決定在粵開非常議會，並於次日發表宣言。二十五日，國會即開非常會議，討論組織政府事，三十日通過「軍政府組織大綱」十三條，次日公布。依大綱設大元帥一人，元帥兩入。九月一日，選舉總理爲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爲元帥，於九月十日就職，同時並發表六部部長。

不過軍政府形式上雖然成立，實際上一切大權，大半是操於陸榮廷之手，以致各部部长都半未就職。而陸榮廷又是一心一意想和北洋系勾結的，却因爲敷衍革命黨出師北伐，兼以威脅北方，而得罪了段祺瑞，引起段氏征南之意，才容許軍政府的存在。恰好段氏於八月六日撤換湘督，兩廣大受威脅，便不得不實行援助（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在湘南宣告獨立）湖南，於是護法的戰事，方才開始。可見他們的護法，實際完全是爲的個人的私利。

陸榮廷和唐繼堯既是各有私心，所以當總理就職之日，他們並不同時就職。總理堅不承認北方政府，他們却祇是否認段祺瑞的國務總理，更想聯馮以制段。同時在南下的議員之中，雖然大半都是舊國民黨的分子，却祇有「民友系」多爲中華革命黨的舊人，可以聽從總理的主張。其它「政學系」反在勾結滇桂的軍閥，而和北方馮派大送秋波。因此，軍政府從六年九月到七年春初，簡直是不能做事。這時比較服從總理，祇粵省長朱慶瀾一人，但他又不久即被排離職。其次可指揮的，則僅僅陳炯明的二十營軍隊了，却也被排去援閩。而新任粵督莫榮新又極跋扈，甚至將總理僅有的少數衛士，亦捕去當做匪徒槍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海軍部長程璧光突然在海珠對岸被人暗殺，更去了一個忠實的幹部。四月後旬，政學系爲迎合軍閥計，尤不惜高唱軍政府改組的聲調，其目的則在取消首領制，改爲合議制，以減輕革命的力量。

總理到了這時，已知事無可爲，乃於五月四日向非常國會辭大總統職，並通電說明護法的真意。但政學系等對於他們的計劃，自然是不願放棄的，終於五月廿日，由非常國會選舉總理、唐紹儀、伍廷芳、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林葆懌七人爲總裁，改軍政府爲合議制。七月五日，陸唐等通告成立。八月二十一日，並推定岑春煊爲主席總裁，於是政學系的大功告成。總理受此打擊，不久即離粵赴滬，一面準備整理自己所創造的革命黨，一面發憤著書，改良國民的心理，作革命的根本工夫。「孫文學說」，便是這時手寫成的。所以總理在護法軍政府的時代，雖然暫時失敗，而黨的新生命却胚胎於是。

改組後的軍政府既在政學系的支配之下，總理乃於八年八月七日，正式電辭總裁。十月二十七日，非常國會突然提出改組軍政府案，並有人表示不信任主席總裁岑春煊，這是因爲政學系和軍閥與北方妥協的計劃，失去人心太大

的緣故。此後非常國會究竟無法制裁軍閥，更不能減去政學系的牽纏，弄得是毫無生趣。而軍政府自總理去滬後，唐紹儀、伍廷芳相繼離粵，唐繼堯又遠在雲南，總理因不忍革命政府的濫被污穢，乃於九年六月二日通電總裁已不足法定人數，軍政府命令一律無效。八月，陳炯明由閩南反攻，十月恢復廣東全省。二十四日，岑春煊與陸榮廷、林葆懌、溫宗堯等聯合宣言解除軍政府職務；二十六日，莫榮新退出廣州，於是軍政府瓦解，政學系也同時銷滅。

廣東恢復，總理即與伍廷芳、唐紹儀相繼重回廣州，重新組織軍政府。

十二月一日，並通電全國宣告重開政務會議，而非非常國會也仍舊集會。此時在粵的議員，尙有二百二十餘人，不過各總裁已半零落，總理乃慨然提出取銷軍政府另組正式政府的主張。加以北方的大總統徐世昌，其被選是根據不確實的，更有組織正式政府的必要。這個意思透過了非常國會，乃於十年四月七日

議決「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依大綱第二條，選舉大總統，總理以二百一十三票當選。十日，由非常國會通告全國大總統於五月五日在廣州就職，同時發出對外、對內宣言。於是革命政府組織告成。

十年七月，廣西平定之後，總理即移駐桂林，決心北伐，而把兩廣交給陳炯明。不料陳炯明叛逆爲心，初則不贊同北伐計劃，更後處處留難，尅扣糧餉，並將鄧仲元先生暗殺（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總理知陳炯明反形已經畢露，乃於三月二十六日回師，十九日免陳各職，專任陸軍部長，五月六日再到韶州誓師北伐。不料陳炯明又在圖謀廣州，並已移師入城，六月一日，總理不得已再回廣州鎮攝。六月十六日，陳炯明竟不顧一切，嗾使葉舉、洪兆麟圍攻總統府，使總理蒙難軍艦，八月九日才得脫險去滬。革命政府經過陳炯明三番兩次的摧殘，便完全解體了。

二 紀念「五五」的意義

我們要知道 總理做非常總統的可以紀念，便先要知道那時的中國情形，是何等的非常。那時中國的情形，可以分作南北兩部分來說。北方情形，簡言之，是北洋軍閥直接承襲袁世凱做皇帝夢時所遺留的政策與制度，在段祺瑞手裏又攬出一個「督軍團」來，一般軍閥的飛揚跋扈，作威作福，可算已到了極點，人民的痛苦也到了極點。這種北洋軍閥祇曉得就自己所佔有的地位，去謀自己權利的發展，絲毫想不到國家。那時不但無民國之實，就連普通國家的形式也都看不出，國內的一切也都已不成景象了。他們爲着發展私人的權利，爲着力圖地位的久存和勢力的鞏固，除掉彼此勾結，組織所謂「督軍團」外，還要同帝國主義者作親密的結合。帝國主義者本來一直是想侵略中國的，當然也就利用他們爲工具，沆瀣一氣。我們知道滿清政府對於國家的利益，是明白地

喊：「寧贈朋友，不與家奴」的。袁氏雖做民國總統，一切還是因襲滿清的辦法，帝國主義者也早就識透了他。後來見他急於要做皇帝，曉得他「大贈朋友」的時候到了，便攬出「二十一條」來，他也果然接受。袁氏死後，接着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上臺，通通是演的這種戲，他們的後臺老闆總是帝國主義者。兩下的勾結愈過愈密，國家的損失，人民的痛苦，也便愈重，而造成當時非常危險的局面。總理有鑒於此，覺得根本挽救這種局面，轉過國家民族沉淪顛沛、萬劫不復的危機的責任，惟有本黨才可以担負起來，國民革命的進行是再不容延緩了，於是趕緊就任非常總統，號召同志同胞，戮力前進。總理那時雖是身在廣州，眼光却一直遠矚全國，尤其注意北方軍閥，認它爲同胞同志誓死奮鬥的第一個對象。這一層，有許多人是未曾注意的。

至於南方的軍閥，其情形也不亞於北方軍閥之糟。它的人數雖然較少，根

基雖然較淺，但它在南方，是直接阻撓革命勢力的發展的。我們眼看着本黨的一切政綱計劃，第一步就給他們攔擋着，不能實行；眼看着本黨的革命武力，不能加諸北方軍閥以及帝國主義者之身，而完全消磨在對付他們。這是何等可恨的事！五月五日 總理就非常大總統職，北方軍閥固然不願意，便是南方軍閥又何嘗願意！後來陳炯明派兵圍困總統府，要得 總理而甘心，種種事實，不是極明顯的證據嗎？凡是軍閥，自私自利、患得患失的心，一定都是非常之深的。如果要他爲國爲民去犧牲，他一定會不肯的；即是勉強去做一兩件顧顧面子，也做得一點勇氣都沒有。軍，本來是人羣自衛的一種結合，是衛羣的，不是衛軍官本身的。軍而成閥，就已經不是「軍」了。所謂「閥」，是門第的表現，是一家私人的表現。以護衛整個人羣的軍護衛整個國家民族的軍，忽然表現於一家一姓的意義之下，那還有甚麼道理可說！如陸榮廷、唐繼堯一流